

“及物”或“不及物”

——夏商小说的表演意识与结尾艺术

张 灵^{1,2}

(1.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综合学院, 济南 250031; 2. 中国政法大学 人文学院, 北京 100088)

摘 要:在其他艺术目标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小说家往往追求阅读的效应,绝大多数的小小说家期待更多的读者。因此成功的小说常常是一种招引结构,虽然它是用来阅读的,但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一门隐性的表演艺术。夏商小说的表演性特征、它们的表演意识体现和落实在小说的总体结构安排上,尤其体现在夏商一部分小说结尾的艺术处理上。夏商小说的这种结尾安排艺术,既是一种美学用心的实现,也是一种“抓人”艺术的展现,它使读者在小说的最后获得最佳的“观赏”效果的同时,对全作品产生一种回味的欲求和体验,这种安排同时也是一种生命的苦难、伤痛的宣泄,对人生重大问题的探究与沉思的要害之崭露,因而这种安排也是一种思想表达行为的设计与实现。

关键词:夏商小说;招引结构;隐性表演艺术;思想表达行为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1)06-0082-08

doi:10.19742/j.cnki.50-1164/C.210610

从阅读的角度而言,小说这种文体是最为开放的,一切喜欢阅读的人似乎都是它所期待的对象。就其传统和常态来说,它是追求对读者、受众的直接吸引。中国宋元小说的兴起与市民社会的出现联系在一起。市民社会的兴起意味着生产的发达和消费需求的增长,这其中就包括了对于娱乐需求的增长,而小说恰可满足这一增强着的胃口。反过来娱乐人群和娱乐的需求催动了小说的发展,特别是推动了小说对于“抓人”艺术的讲求,如何使小说所要讲述的故事在有助于道德教化的同时更有吸引力,就成了小说作家用心逞才的关键所在。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水浒”和“三言两拍”这样的经典就首先是提供给勾栏瓦肆里的书场的,这种小说创作与消费的生态环境不仅从经济上支撑了小说的存在,也在小说的形态构造上塑造了小说,中国古典小说的章回关目等等的艺术安排就是最为显著的表现。说到底,在其他艺术目标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小说家总是追求阅读效应的最大化,或者说绝大多数的小小说家期待着更多的读者,就像任何从事表演艺术的人一样,吸引到更多的受众本身就是对作家或艺术家最大的抚慰和奖赏,因此成功的小说常常是一种招引的结构,因为小说虽然是阅读的,但它实际上也是一门表演的艺术,也许是隐性表演的艺术,这是我们读夏商的小说所可进一步确证的想法和认知。

其实,夏商对小说表演性和招引结构奥秘的领悟,也继承和印证了中国古代艺术创作,特别是小说戏剧创作理论与实践的宝贵遗产,即对小说整体结构布局的重视。因为要实现小说的“抓人”目的,要对章回关目做出巧妙的安排,就必须对小说的整体结构布局在落笔之前作出充分的酝酿、谋划,清代杰

收稿日期:2021-05-16

作者简介:张 灵(1965—),男,陕西洋县人,文学博士,山东外事职业大学综合学院特聘教授,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美学、当代文学、法治文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与法治建构的互动关系研究”(17BZW187)

出的戏剧理论家、小说家李渔就明确提出了“结构第一”的创作主张,在他看来,“在进入具体的创作之前,必须在构思中首先形成一个作品的基本框架,一个有机的意象体系,而不能枝枝节节为之,这是创作成败的关键”^{[1]376}。这一见解不仅指出了戏剧小说这样的叙事性作品的创作要害,而且也吸纳了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创作的真知灼见,如“意在笔先”“成竹在胸”等艺论所表达的艺术见识。显然夏商的一系列作品,不仅对作品的整体结构和布局做了充分的酝酿和系统周密的安排,而且极力追求结尾的新颖别致,特别是结尾情节的“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艺术效果,从而使小说的表演性、审美性和思想性在具体的文本中形成了颇为成功的熔铸与创新,在当下的小说创作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精神品质和美学风貌。当然,关于夏商小说的表演意识和结尾艺术,目前所见的夏商小说评论似乎略无涉猎,本文仅属有感于具体小说文本特点而对夏商小说的叙事艺术的局部特点和潜在的理论话语作出初步的心得梳理和粗浅阐述,对夏商小说结构艺术的全面分析、特别是关于小说艺术的表演性命题等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尚期待更多专家的参与和进一步的探究。这里还要补充说明的一句是,尽管叙事学是现代西方文学理论中的一门显学,作为“受结构主义影响而产生的研究叙事的理论”,它旨在建构“叙事语法或诗学”,主要是对“叙事作品之构成成分、结构关系和运作规律等展开科学研究,并探讨在同一结构框架内作品之间在结构上的不同”^{[2]726},它们的主要兴趣是在叙事作品与富有哲学色彩的人文思想之间作勾连阐释与贯通,而具体作品表演效果的追求与结尾安排的艺术属于创作技巧的范围,它们往往是作家的叙述话语的表达艺术问题,为作家所敏感和执迷,当然也需要文学研究者给予更多的关注。

一

夏商小说的表演性特征、它们的表演意识体现和落实在其小说的总体结构安排上,尤其体现在夏商对小说结尾的艺术安排上。当然这么说也只是鉴于表达的方便,实际上结尾是总体中的结尾,它是总体艺术设计、艺术构思的一个环节,虽然看起来像是一个归结性的环节。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聚焦结尾这个关节而看到夏商小说的这种艺术意识和叙述智慧。

《爱过》(1995)写的是一桩失败的婚姻,但又不仅如此。作品从单身父亲、建筑设计师李窗的女儿蕾丝在幼儿园玩跷跷板时不慎磕破了牙齿写起,由此偶然事件把李窗和牙医诊所的孔琳、孔农兄妹以及班主任展香老师关联在了一起。李窗吃惊于孔琳的美貌,然而展香老师也有她的动人之处,特别是展香老师与李窗失踪的妻子、蕾丝的妈妈有着某种相像,而蕾丝也特别地依恋展香老师。由此,随着女儿的治疗和多次换药,在时间的推移中,李窗其实是在两个女人之间做着微妙的摇摆,虽然他的明确意识是被孔琳所吸引,但孔琳却是个很各色的女人,让他有些无法真正接近。其间展香也知道了李窗与妻子“离婚”了,尽管他们的结婚照还挂在墙上。那时李窗是教建筑学的大学老师,他的一次演讲打动了大三学生杜歌,李窗关于音乐和电影的精彩演讲深深吸引了杜歌,她立刻为自己正在实习的杂志约稿。随后他们的身影也就双双出没在校园和附近的咖啡馆里,为此,舆论迫使李窗放弃了该评的副高,索性进了一家设计公司。但婚后李窗和杜歌发现婚姻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杜歌是一个热衷社交的女人,她恨不得一切时间都在聚会和跳舞,她总是约来很多朋友在家里欢聚,李窗曾经为杜歌特意设计的灯光系统更增加了欢聚的喧闹。最后一片狼藉的房间总是归李窗来收拾,而李窗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他要投入读书和设计。另外,杜歌有一个怪癖,就是“洁癖”,她的卧室始终保持得干干净净,她甚至不允许李窗和她在卧室的床上做爱,勉强的一次她也要求铺上一次性的桌布。桌布窸窣的声音令李窗感到败兴,于是他们之间走向了疏离。杜歌的聚会活动有一阵转移到了外面什么地方,冲突似乎有了缓和的转机,但一次意外的晚归,一只松鼠把李窗吸引进了校园的树林,他无意中撞上了正在与人幽会的杜歌和情人,恼怒的杜歌甚至吼着要她的情人就势掐死李窗,但她的情人并不想真的惹下人命官司就拒绝了杜歌

的“命令”逃跑了。李窗从杜歌的喊叫中知道了那个人叫“阿农”。从此杜歌从李窗的生活中失踪了,实际上他也从“阿农”的生活中消失了。当然后一点对李窗来说是无从得知的。在向孔琳靠近的过程中,李窗通过与孔琳的闲聊知道了那位白发的老者不过是孔琳的哥哥,只比她大三岁,他的头发是因为失去所爱而在一夜之间白了的。孔农本是化学师,有多项发明专利,现在只剩下下棋的兴趣。他的所爱是一个有家室的女人。这里的微妙就在于孔农和孔琳不知道孔农所爱的女人正是李窗的妻子杜歌,同样李窗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孔农就是那天晚上掐过自己脖子的“阿农”。实际上,即使读者要确认“阿农”和孔农就是一个人,也要等到小说的最后时刻。一天再次偶遇展香,蕾丝又粘着不走,展香答应带她玩半天晚上将她送回家里。晚上十点,展香送回了蕾丝。出于礼貌,李窗执意送展香一段,但他终于还是以一种坚决而诚恳的力量握住了展香的手……李窗也告诉了她和杜歌的故事,当然一些细节有所保留。不过令他们惊奇的是,这时他们发现李窗家的窗户竟然灯光炫目,而自从杜歌不在家里聚会以后,这么炫目的灯光系统再也没有启用过,蕾丝不会使用,况且她在他们下楼前已经安稳地睡着了。“不会是杜歌回来了吧?”李窗冲上楼,他只见到一张条子:“我带走了我的唯一。”返回楼下,一个女孩——蕾丝跑过来:“爸爸,展老师,爸爸,展老师……妈妈快死了,快去救救她吧。”他们跟随蕾丝登上附近一栋楼的三楼,只是李窗并没有意识到这里正是孔农的住处。杜歌的手腕已割破了。他们把杜歌送往医院,但她很快就死了。而蕾丝还不大相信这个死去的女人是她的妈妈,她对李窗说:“她让我叫她妈妈,可你说妈妈已经死了。她那么瘦那么难看,怎么会是我妈妈呢。她看我不愿叫她,就哭了,拿起一把刀子就割自己的手,我看见很多的血流出来,就吓得跑出来叫你们。”

通过上述的梳理我们看到,蕾丝的磕牙一石二鸟引出了孔琳和展香,从此有了李窗在两个女人之间的交往、摇摆,如果说展香的一再出现或她的角色就在于引出女儿对母亲的眷恋这一主题因素的话,还可以令人对婚姻中的——“貌恋”——“以貌娶人”作出感叹与反思。而孔琳的意义是什么呢?孔琳的意义就在于引出孔农,引出孔农因为失去所爱而一夜白头、几乎失去一切人生的兴趣的事实。这一切其实都是铺垫,在从容地为小说的结束做准备,这一铺垫用了这部中篇小说的绝大部分的篇章,正在李窗要在孔琳和展香之间作出抉择的时刻,一个意外事件引爆了小说:失踪多年以后的杜歌回来了,通过女儿蕾丝的眼睛我们也看到杜歌已经变得又黑又丑连女儿把她也认不出来,显然经过几年的出走,她认识到现在只有女儿是她唯一珍贵的宝贝和生命的寄托。然而女儿也不“认”她了,于是她做出了割腕自杀的绝望举动。小说在此以平静的笔调戛然而止:李窗完全没有料到,他的婚姻竟会以这种方式在法律上自动消失。杜歌生命的突然终结如同李窗家辉煌的照明系统一样在黯淡多年之后突然一片璀璨,这是在娓娓讲述的最后,突起一个剧烈的场面,然后一笔结束。这个制作和燃放一串鞭炮与礼花多么相似!杜歌的这一血性悲壮的举动还引发我们对小说作出重新的观照与回味,怎么看待杜歌、怎么看待婚姻?甚至怎么看待孔农?孔农那么痴爱杜歌,他不愿为她的一时偏激而杀人当然可以理解,但他现在对自己曾为之一夜白头的她是什么态度?她见到他了吗?她归来的最后一个落脚地就在他家,他在她生命的最后又在哪里呢?他还热爱这个“又黑又瘦又丑”的女人吗?为什么她留下的字条是“我带走了我的唯一”?也许这个唯一的不“认”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枚稻草而已。至此,我们看到《爱过》的结尾,它的整体的构思布局其实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它让读者在小说的最后经历一次地震般的冲击,然后掩卷结束阅读体验的历程,就像眼看一场表演在高潮处迅速结束。这一特点有点像有的评论所说的那样:“夏商对日常生活的细化并不比新写实小说差,但在这些日常的故事中,他的故事是迂回的。”^{[3]117}这个“迂回”的目标正在于最后时刻的冲击。

二

《我的姐妹情人》(1994)从几个大学同窗的情谊故事展开,逐渐引入了一对姐妹以及她们和这几个

同窗之间的情感纠葛。一天摄影师吕韩走过小区,遇到一场自发的纳凉演出,吕韩被一个女孩的舞蹈深深打动,他觉得这个女孩是他梦寐以求的艺术模特。原来这个女孩还有一个相依为命的姐姐,她们是一起来的。直接的搭讪并不能马上建立信任,吕韩还是留给了姐妹俩自己的名片。两天后的一个雨天,已经通过报纸等媒介对吕韩的身份作了确认的姐姐齐戈独自敲响了吕韩的家门。齐戈是别有心机的女孩,她知道自己虽然并不是吕韩希望出现在自己镜头里的人,也知道自己魅力的“杀伤力”大小,但她希望以身体换来登上挂历的机会,她很容易做到了,她的照片是出版方所喜欢的那种美女照。妹妹齐予开始的时候在镜头前放不开,诗人同学孟阅冰忽然想到一个主意——放一支音乐,果然齐予的身体、音乐和舞蹈很快完全融合在了一起,她不仅没有让吕韩失望,而且是让他惊喜过望,他终于拍出一组自己渴望已久的高雅的艺术照。期间姐姐齐戈说自己所在的红酥手时装表演队要去南方巡演,于是暂时告别了吕韩。齐予被吕韩的艺术打动,然而她凭直觉知道姐姐和吕韩有着特殊的关系,为了消除某种心理的障碍,她约出了吕韩,随后又指使她的同学揍了吕韩一顿,随后她投入了吕韩的怀抱,她是一个没有完全成熟的清纯女孩,但她还是勇敢地要跨进爱的门槛。吕韩欣赏这样清纯脱俗舞姿绝伦的姑娘,他们产生了真正的爱情。姐姐其实并没有随时装表演队去南方,她其实是听说吕韩做演员兼舞蹈老师的同学要去北方拍戏而投怀送抱赢得了个演戏的机会而去了北方,这连她的妹妹也不知道。一天几个朋友去参加化妆游戏,没想到在这个特殊的场合戴着面具的孟阅冰一再向齐予表达了露骨的爱意。后来几个朋友再次聚会时,凭着对眼睛的记忆,齐予知道了“他”就是谁。令人意外的是,齐予不久突然和孟阅冰一起失踪了,这发生在她和吕韩的另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创作之后。那天晚上他们灵感忽降,一起创作了摄影作品《手臂上的树枝》。这部作品在巴黎的世界摄影大赛获得大奖的时刻,齐予早已消失而再没有回到吕韩的身边,吕韩在领奖台上讲述了他们的爱情故事和这个作品美妙的创作过程,他的悲伤使他决定把奖品留在组委会,直到齐予归来他们再一起来领取这个以生命和真情共同铸造的作品所得到的荣誉。这就是《我的姐妹情人》所讲述的主要故事情节,然而小说结尾却有峰回路转的另一小段:多年后,孟阅冰突然从几千里之外的新疆来到本城,他带着女儿,这其实是吕韩的女儿。他告诉吕韩,原来在吕韩和齐予在一起的最后半年,一种白斑在从齐予身体的不易为人注意处爬起,齐予是一个爱美的姑娘,她知道一个摄影师绝对不会容忍美貌被毁灭了的自己。所以她和孟阅冰不辞而别从这里消失了,不久白斑爬满了她的面孔,在生下女儿后不久她就割开了自己的动脉死了。

这篇用意很丰富的中篇小说的故事同样是在结尾处让我们的阅读踩到一个炸弹,然后产生轰然的情感思想的冲击之时挽上阅读的句号,但关于作品的内涵,关于情欲、美色、爱情的种种生命里的重要问题,又给人无穷的感慨和难解的遐思。

《我的姐妹情人》这部小说让我不禁联想到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著名中篇小说《春琴抄》^[4]。谷崎润一郎是日本唯美主义小说大师,他的小说也以对人性的深入探究著称。小说写了一个另类怪异又惊世骇俗的爱情故事。大阪药材商之女春琴幼年双目失明,但她美貌聪颖,天赋过人,在音曲方面表现出惊人的才华,这使来她家做学徒的少年佐助产生了刻骨铭心的爱慕之情,他尽心服侍之余,自己也暗地学习三味弦。他受尽了性格孤傲怪僻的琴师春琴的折磨,但对她的爱慕之情忠贞不渝,愈演愈烈。在春琴因招人忌恨,被毁容之后,佐助也自刺双目,摸索着走进里间,叩拜在春琴面前说:“师傅,我成了盲人了。一辈子不会看到师傅的脸了。”春琴只问了一句:“佐助,这是真的吗?”便陷入长时间的沉思。这几分钟的沉默,成了佐助这一辈子绝无仅有的愉快时刻。佐助也终于如愿以偿赢得春琴的孤心。一方面我们可以如大家所说,在春琴被毁容之后,佐助刺瞎自己的双眼就可以在自己的脑海里使春琴的美艳姿容长留永驻,但单纯这么理解也未免有失偏颇或肤浅。如果说佐助此举是为了记住姣美的春琴形象而回避现实中遭到损毁的春琴形象的话,如何保证留在佐助记忆中的不会是毁容后的春琴面容或想象?或许,佐助的此举恰在于以自己的超过“自虐”的自残,是要向春琴表明自己对她痴情不改的决心,而正

是这一决心打动了心如死灰、孤高固执的春琴,使她答应了佐助的真爱。在此,佐助对爱情的态度与理解达到了一种像叶芝的名诗《当你老了》所呈现的精神境界。《我的姐妹情人》中,当发现自己的美丽容貌将在不久毁于疾病的齐予悄悄离开曾深爱的摄影师吕韩而跟随一直单方面深爱着自己的孟阅冰远走他乡的时候,孟阅冰某种意义上扮演了春琴被毁容之后佐助的角色,而显然齐予的这一选择也显示了一种近似春琴一般对男女爱情与现实人性的透彻理解和决绝选择。尽管,她也不能排除吕韩(包括孟阅冰)成为另一个佐助的可能,但她显然不想把这种艰难的选择交给别人而使自己失去主动。当然《我的姐妹情人》的旨趣并不仅仅在于和《春琴抄》近似的一面,即使这一面它们也是以完全不一样的路径展开探索的。如果只停留在这一面,夏商的小说也就不必是“我的姐妹情人”了,他仅仅锁定“我的情人”或“情人”就行了,《我的姐妹情人》的探索旨趣恰在于姐妹对比的基本框架之上。当小说在结尾,以迅疾的笔墨交代了一场多年前突如其来的情变的秘密之时,不仅有力地完成了齐予的形象,她与姐姐对比的旨趣也悄然生成,而孟阅冰的形象在读者眼前也发生翻转并完成。小说在最后时刻释放了隐藏得不着痕迹的巨大能量。

三

中篇小说《恨过》(1995)的结构安排也别出心裁。27岁的辛紫为大哥已经堕过两次胎,苦等了他6年。于是申屠主动把房子让出来叫大哥结婚,自己租住在附近的清辉大厦地下室。申屠在市立图书馆的工作,有时下班很晚,申屠习惯夜猫子生活。业余时间除了读书就是写作,他已写了第一批文学小品。一个夏夜,申屠被楼顶的吉他声吸引爬上了楼顶,夜深人静,一个身姿优美的女子凄凉的弹唱让申屠一夜一夜向她靠近。申屠的一片苦心终于打动了弹吉他的姑娘,原来他们竟是很多年不见的小学同学,她叫杭姿,不过那时她的绰号是“哭哭哭”,而申屠的绰号是“娃娃脸”。他们班有一个孩子头叫大兵,他们俩常受到大兵的欺负。杭姿现在住在清辉大厦的10楼,她养着一只猫,她把它的黄毛一笔笔染成了白色,叫它安吉拉,与她形影不离。杭姿带申屠去了自己工作的地方,草琴宾馆的歌厅,在这里大家叫杭姿波波小姐,她在这里换上暴露浮华的演出服以媚俗露骨的作风演唱歌曲,她的七首歌当场得到的报酬是申屠一个月的工资。是的,夜里在清辉大厦弹唱悲凉优雅歌曲的杭姿必须养活自己。她被同楼的人们视为有病的坏女人,其实她不过是个内心有着不为人知伤痛的女孩。申屠的痴情打动了杭姿,她和申屠一起参加了申屠哥哥的婚礼,她漂亮的形象和气质引来客人们的赞美。这天晚上她成了申屠的女人。申屠对未来充满了甜蜜的憧憬,但就在这时出现了变故。一天杭姿失踪了,但每晚会打来一个电话:“申屠,今天我不回来了,你自己先睡吧。”很快电话挂了。第五天她把电话打到了图书馆:“我是个下贱的女人,你忘了我吧。……今天晚上电视台有一场实况音乐会转播,我希望你能到时收看,再见。”申屠迫不及待地看到了音乐会的转播,他见识到了那个久违的同学大兵。这是大兵乐队的演出专场,大兵的嗓音中充满了迷幻的、飘忽不定的情绪。他唱的《白色恋歌》就是杭姿平时最爱唱的一首。演出快结束时,一声巨响传来——大兵怀中的鲜花突然爆炸。转播结束。申屠预感到谁也救不了杭姿了,她杀人了。申屠哇地哭了出来。回到家里,他希望突然接到杭姿的电话,但是没有。想到杭姿要死了,他觉得比自己要死了还难以接受。他下意识地像平时那样把收音机打开,最后触电般听到杭姿的声音,这是一个真人讲述节目,他们经常收听这个节目,现在杭姿原原本本地公开她长长的爱情故事:她初中时暗恋上了大兵,除了体魄,他的吉他弹唱也让她着迷。弹得一手好琵琶的母亲教了她弹琵琶的技艺,告诉她将来改弹吉他很容易。上了高中,进入了大兵的乐队,大兵当她的辅导员。一天大兵说他喜欢杭姿的这种美,原以为自己只是丑小鸭的杭姿就被他揽入怀中。他说他不准备高考而是要成为伟大的歌手,走遍天涯,他到哪儿就叫她跟到哪儿,她被这辉煌的未来控制住了,全身发抖。杭姿考上了大学,大兵离开这

个城市出去闯荡了。大二结束后的暑假,大兵和他的乐队回来了,杭姿把自己献给了他。接着离家出走,原说假期结束再回来上课,但一周后大兵送她回来了。那是在拉萨,高原反应使杭姿呕吐不止,随后她知道自己怀孕,她选择了生下孩子,只有退学。这使她的父母与她决裂。“如果哪一天我们有一个小孩该多好”,大兵的这句话几乎像蜜糖一样灌满了杭姿的心。他们讨论男孩叫橡树,女孩就叫安吉拉。《白色恋歌》就是去拉萨途中大兵为她写的。她住到寡居的外婆那里,大兵陪伴了一个星期,临走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只猫,通体雪白。但在大兵走后的第二天,猫变了颜色,露出了黄色的本相。这是大兵的一个玩笑吗?杭姿感到委屈。一场突如其来的腹泻使她没能保住孩子,医生说是一个女孩。不久外婆也去世,为了生计,她开始在宾馆卖唱。杭姿把死去女儿的名字给了猫,每天给它涂成白色。杭姿快要和申屠结婚的时候,大兵却突然再次出现了,她虽然恨过他,但在心里仍然爱他,她想时间可以修复一切。大兵说,他几年没有来找她是为了“闯出一片天地”再来见她,而他现在马上要成功了,一家台湾唱片公司就要与他签约。他告诉杭姿他自己的宾馆住址。她最终找了过去,大兵说:“留下吧,我的小姑娘。”这句话让她一下哭了。大兵乐队的经理人,一个混血儿小老头却对杭姿不安分地表达觊觎。这个老头掌握着乐队的投资命脉。演唱会前一晚的酒会后,大兵把杭姿安排在了宾馆的房间,递给她一杯酒,随后失去了知觉的杭姿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发现被自己的男友送到了别人的床上。她肝胆欲裂,再也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于是大学学习电子的她在鲜花里设置了一个带遥控的爆炸装置。杭姿的话音一落,申屠凭着直觉冲出房间奔向草琴宾馆。但杭姿已经被一张白布遮盖,她死于杀虫剂。

以上对《恨过》这篇作品所做的梗概其实不能反映它的布局 and 结构安排的实际面貌。因为在这段梗概里大兵回到本市以前的情节在这里只占很小的部分,却占了原小说的主体部分和主要部分,它们在这里被急剧压缩了,不便压缩的恰是杭姿在演唱会结束后通过电台对自己和大兵的爱情故事的讲述部分。显然,又是在一片曲折婉转展开的故事情节在最后,夏商再次安置了一枚重磅的“炸弹”,前面的一切都不过是一种铺垫,当然也是对女主人公杭姿的、旁人以为恬不知耻、“有病”的怪异人生的一种注解。这种小说在最后时刻以浓缩形式抖搂出来的爆料,如同大兵在令人如痴如醉的辉煌演出后、怀抱中的那束特殊鲜花,在看不见的遥控中突然爆炸。如此,小说的讲述与阅读完成了一次出人意料、令人感慨、发人深思的表演。

四

法国大文论家罗兰·巴特曾经对脱衣舞的表演过程作了精彩的分析,他指出,“脱衣舞(至少巴黎的脱衣舞)是以一种矛盾为基础的:女人在脱光衣服的刹那间被剥夺了性感。”^{[5]33}而脱衣舞吸引人的所在恰在于并不急于把观众急切期待的关键事物亮相给观众,换句话说,要想成就一个完美的欣赏过程,就应该是在最后时刻才亮出一个“杀手锏”,这一策略用在文学上,即在于使阅读成为一个持续的吸引人的过程,这个阅读过程近似于一个行为的展开,正是在此意义上,罗兰·巴特甚至极致化地将文学阅读表述为一个“不及物”的行为过程^{[6]69},也就是说过程才是基本的和重要的,这和制作、燃放礼花如出一辙,在灿烂的爆发之后是一地的碎屑和无尽的感慨与回味。不过行为过程的重要性和基本性并不意味着文学必然是“不及物”的,也许我们要强调的只是如何“及物”的问题,好的文学必然以它的独特的方式关涉到思想,如同有的学者在谈论审美的问题时所言:“美既是直观的,又是理论的……或者说‘是理论与实践之超感性的统一根基的象征’。”^[7]因而,夏商小说这种像点燃一串鞭炮或礼花那样在电光石火的激烈碰撞和灿烂辉煌中遽然结束的艺术安排,既是一种美学用心的实现,又是一种“抓人”艺术的展现,使读者在小说的最后获得最佳“观赏”效果的同时,也使读者对全作品产生一种回味的欲求和再度体验的展开,这种安排同时更会形成一种对生命的苦难和伤痛的宣泄,因此这样的安排也是对人生

重大问题的探究与沉思的要害之处的一种巧妙呈现,这种安排也是一种艺术思想表达机制的设计与完成。而夏商的这种艺术用心并不仅仅体现在上述几部作品中,在他的众多其他作品中都程度不同地贯彻了他对这一小说美学的独到领悟。比如,《集体婚礼》也是在最后时刻通过小说人物季有城在洗手间的瞬间幻觉告诉了我们一个深藏在百对新人婚礼的盛大场面背后的血腥事件,从而给人一种颠覆性的震惊。《飞车走壁》故事的最后,少年怀着一种自我权利拯救与夺回和保护父亲的重要财产的责任与使命意识,出人意料地忘我飞向了陡壁上飞驰的赛车手。《日出撩人》中几个朋友在海边的美好度假出人意料地结束在一个魔幻色彩的悲剧上。《金色镶边的大波斯菊》里原本以 K 歌和嫖宿招待远方来客的两个朋友的“好事”最后结束在另一个朋友因癌自尽的悲痛中。《出梅》里两个青春期的少年跟踪美妇、欺负女友的故事结束在其中一个少年被人杀害在树林里这个悲剧上。《今晚》里的企伟,在小说的最后时刻自我防备瞬间松懈之下,还是经不起欲望的一丝风吹草动出人意料地跟着一个陌生的女人牵手走进了树林,而不是拿着刚买的避孕套回到在家躺着等他的妻子身边,更出乎意料的是小说结束在这一笔上:“‘爱’字店的老板不会知道,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看见企伟的人。”这个小说的故事其实完全可以不结束在这里,而结束在这笔之前,让企伟跟着那个陌生女人走进夜色就可以了,如此,一切正常,这是完全可以的;或者让企伟跟着陌生女人走几步但还是心虚地全身而退、马上返身回到妻子的身边也几乎无损于小说的完善。但夏商还是执着地设计了一个更有颠覆和震慑感的结尾,这也许正是他的小说结构意识和结尾诗学的摸索经验使然。但这些安排如同我们上面所说,绝不仅仅只是一个“抓住”观众的噱头设计或“卖关子”的笔法问题,它们常常意味着作品所关注和所要揭橥的思想的肯綮之所在,如《八音盒》里的讨饭女孩在故事的最后时刻忘恩负义地颠倒黑白将导致自己不幸的原因推在了好心救助她的欧阳亭身上。这一方面既出人意料,这个结果与整个小说的叙述内容给读者的期待视野又不仅不相符而且是相反的、不可思议的,但恰是通过这一逆转,小说就极大地深化了它的思想的深度和广度,把一个社会问题和人性问题作了更为深广的展示,这个被人贩子一样的女人挟持着、以要饭为生的小女孩不仅过早地经历了人生的苦难,更过早历练出了对人事的某些“见识”,也许她的心灵和道德良知未被社会所彻底污染,但求生的本能使她领悟了一些人生的歪门邪道,于是出于生存所迫她才在故事的最后出尔反尔将责任昧心推给了热心拯救她的无辜的欧阳亭。因此,更深刻的社会批判在这结尾的一笔中也得到了呈现。《零下 2 度》的结尾,一对萍水相逢、遭人抛弃的男女心照不宣地选择在最后时分同车驶入荒郊野外寒冷的河里。当然这也不见得是唯一合理的结尾,但夏商选择在了这样的一笔上,既出人意料又不悖情理,令人感喟、大可回味,其实这一安排也正是一种思想情感表达的关键所在。换句话说,好小说的结尾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有关趣味、有关阅读快感如何的问题,有关满足好奇心、颠覆好奇心的问题,它也是一笔思想情感的压轴,或者说深刻感人的思想情感的最后出场或暴露,能使小说结尾的电光石火的爆发更具有内在的力量和灿烂的光华,更具有耐人寻味的艺术和思想魅力。它不仅会促使读者重新回溯作品情节、回味品味作品含义,还可能吊起读者对作者下一个作品的期待。

[参 考 文 献]

- [1] 张少康,刘三富.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 [2] 申丹. 叙事学[C]//赵一凡,等,主编. 西方文论关键词.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 [3] 葛红兵,王环环. 城市叙事的自觉写作——夏商短篇小说艺术论[J]. 南方文坛,2010(3).
- [4] 谷崎润一郎. 于雷,译. 春琴抄[J]. 世界文学,1983(2).
- [5] 罗兰·巴尔特. 脱衣舞的幻灭[C]//罗兰·巴尔特. 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 李幼蒸,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 [6] 茨维坦·托多洛夫.王东亮,王晨阳,译.批评的批评——教育小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 [7] 田艳.荷尔德林存在论诗学中的真美统一[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1(3).

Expressing Some Theme Ideas or Expressing Nothing —The Performance Consciousness and Ending Art of Xia Shang's Novels

Zhang Ling^{1,2}

(1. College of Comprehensive, Shandong Vocational University of Foreign Affairs, Jinan Shandong 250031;

2. School of Humanities,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When other artistic goals are not affected, novelists often pursue the effect of reading, and most novelists look forward to more readers. Therefore, a successful novel often has an attracting structure. Although it is used for reading, it is actually a hidden performing art in a sense. The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of Xia Shang's novels and their performance consciousness are reflected and implemented in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the novel, especially in Xia Shang's artistic treatment of the ending of the novel. This kind of ending arrangement art in Xia Shang's novels is not only a realization of aesthetic intentions, a display of the art of "catching people", is also a kind of catharsis of life's sufferings and pains. It reveals the key to the exploration and contemplation of major problems in life. Therefore, this arrangement is also a kind of ideological expression.

Keywords: Xia Shang's novels; attracting structure; implicit performance art; design and realization of thought expression behavior

[责任编辑:孟西]